



有竹的日子

□陈亚青

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”家乡多竹，藻荇似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，那苍翠欲滴的竹绿，就像夏日的一缕清风，沁人心脾。山里人靠山吃山，对竹子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竹林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，有看不够的风景和家底。“无数春笋满林生，柴门密掩断行人”，不用担心竹子会被坐吃山空，雨后的春笋一茬又一茬，层出不穷。

巧手捆扎竹扫帚

如街坊邻居一样熟悉，与竹相邻了几十年，人们只要瞟上一眼，就知道这棵竹子是一年生的，那棵是两年生的。量材录用后，去掉了毛竹的枝丫，顺便伸手一推，毛竹就从竹山的山顶，或者从半山腰，在厚厚的腐竹叶上，表演起了雪橇滑板的把式，倒也省略了人们背它、扛它的艰辛，在陡峭的山路上，那可是要消耗人的九牛二虎之力的。竹竿沿着斜坡，有的磕磕碰碰，有的一通到底，滚落到山脚，再在路旁垛成一堆。那些以竹子为原材料的厂家，早已付过了竹子的定金，运输的汽车喇叭声，在山坳里响个不停。要问家乡的竹子有多少？把它们比方成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，那是一点也没虚夸。柯下来的竹梢丝也是宝，人们从山上把它们拾掇下来，打理好后备在家里。到了晚上，听着竹林和风的龙吟虎啸或窃窃私语，人们就悠然自得地扎起了竹扫帚。

竹梢、竹篾青、竹竿，是竹扫帚的制作材料。在奉化山柏坑村的自家屋里，村民毛菊花正在麻利地捆着竹叶。没了叶子的竹梢捆成柴把的样式，层层叠叠，把四间小木屋塞得满满当当。而那些带叶的新鲜竹梢，需要经过脱水及脱叶处理。先在门口道地上，摆起了竹梢丝的摊头，有的傍着围墙晾干，有的在道地上摊开来，晒太阳。失去了水分的竹叶，已经卷曲萎蔫、干巴巴，一副黯然失色的样

子，但仍与枝条依依不舍。扎竹扫帚，需要用火焯竹竿，以便竹竿重新塑形，煮篾青，最后捆扎紧实……毛菊花的左手捏了一把竹梢，右手紧攥几叉枝条，使劲地捋，竹叶在她的虎口上受阻后，纷纷地落下来。她的手上，缠着绷带似的布条，这是为了避免竹条嵌入皮肤，既保护手掌，又能使五指不受束缚，灵活自如。不一会儿，地上已是一大堆竹叶，像小山似的。毛菊花说，扫帚竿要截取竹竿的上面部位，留下第一个叉枝，用火焯炙烤后定型弯成扫帚鼻。凳子上放着一坨篾青，小手指宽，薄泛泛的，已经在锅里用水煮熟过，韧劲足。檐下的柱子上，绑着一条篾片一样厚的木头尺子，是用来勒紧扫帚的主要道具。她比划着手势做起了动作，把篾青的一头，夹在尺子与柱子中间，然后将篾青绕柱一转，篾青通过尺子来压住篾青头，再用篾青片的另一头，把竹梢丝和扫帚竿捆绑在一起。虽说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其实是利用了篾青的拉力、屋柱的定律和尺子的摩擦力。做一把扫帚，随手捞六小把竹梢丝，多了嫌重，少了显得单薄。还要用到锯子、锥子等工具，最后用槌头卯上，用篾青的头横插卯上，扎扫帚才算是画上了句号。掌握了技巧，又手法熟练，结实牢靠的扫帚经久耐用，扫起地来顺手好使。以前，像这样的扫帚，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把，即使这样，看到中意的，人们仍会掏钱买一把来。



配图 汤青

古法制作棠岙纸

在奉化棠岙村，有古法棠岙纸非遗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正德九年（公元1514年），至今已走过500多年的风雨历程。棠岙纸以竹子为主料，经过十多道工序72个步骤，才能脱胎换骨。

棠岙村位于大雷山北麓，自然资源丰富，村里人又吃苦耐劳，人们就地取材，当年的造纸作坊经营得风生水起。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们推着独轮车，满载着余温尚存的棠岙纸，奔走在水陆两路上，那汗流浃背的样子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但随着现代化纸业的发展，棠岙纸作坊的境遇每况愈下，举步维艰，最后只剩下袁恒通老人一家还在坚守本业。也是绝处逢生，苦竹子的防蛀防霉变特性，迎来了棠岙纸的蜜月期，成全了与古籍的天合之作。到了上世纪末期，千年文明寻寻觅觅，青睐棠岙纸的古朴与原始，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”宁波天一阁、南京博物馆、北京故宫博物馆……拾遗补缺，棠岙纸成了天衣无缝的首选，于是价值回归。

有人说，纸为竹生；又有人说，竹为纸生，听起来竹与纸的缘分难解难分。说起棠岙纸，袁恒通老人的话就滔滔不绝，奉化大雷山的竹子厚实，大雷山的溪水清澈，棠岙纸是天赐良机。棠岙纸纯手工制作，传承了东汉时期的造纸鼻祖蔡伦纸的精髓。袁老说，每年到了五六月份，小满到芒种之间，是取料的最佳辰光。选一年生的竹子去掉头部、根部，去掉竹节，阴晾一个月，然后去竹青取篾白，扔到石灰槽中浸泡三个月，清水漂净，再开始太上老君炼丹：竹片在大锅中，先用大火烧三日三夜，之后转文火煮五日五夜。在锅中煎熬，竹片终于移了性情，硬邦邦的个性只好服软。袁老来到门口的一只大水缸前，说缸里盛的就是煮过的熟竹，还得自然发酵6个月。

发酵过的竹子倒在石臼中，用石碓碾碎成泥状。竹泥套在布口袋中，在潺潺的溪水中冲浴，直到剩下黄色丝絮一样的竹纤维，再按比例放入些梧桐树和猕猴桃枝的胶凝植物，就可以抄纸了。袁老的女婿正在抄纸槽旁边抄纸，槽里就是调好的料，稀释得像清水一样，他在一个小小的千秋架下捣鼓，两根长长的细绳系在屋檐上，牵着底下的一块方形竹帘，竹帘像一扇精致的纱窗，放下来，能沉到抄水槽中去舀料，水平端起来，水从竹帘的边框中溢出，分离出竹纤维，摊成了一张若有若无的透明薄纸，反扣倒在平板上，湿纸滴滴答答地淌着水。今天他已经做了七八百张，厚厚的一摞了。

湿纸在一间焐（方言，用火烘干）屋里，做最后一步：干纸。只见一堵厚墙，占了大半间焐屋的空间，这是一堵中间挖空了的墙，与门口砌着的灶口相通，柴火的热量从灶口涌入到墙洞中，然后封了灶口，墙体就慢慢地升温。袁老的女儿一手拿着软刷子，一手拿着一张湿纸，正在光滑的墙面上贴纸。张贴也很讲究，须平面不留气孔。她细心地把湿纸从墙的东头贴到西头，先贴的那头纸干了，她用两指一夹，整齐地放到案板上，细腻柔韧的棠岙古法纸就完成了。

要说小时候舌尖上的美食是什么，其中必定有竹笋。竹笋在家乡的吃法多多，油焖笋、咸笋、笋荚干菜、笋干。尤其是笋干，笋干乌狼鲞、笋干烤肉、笋干三丁酱，有了这些笋干变出的花样菜，就可以有滋有味地过新年。就拿笋干烤肉来说，柴火烧了足足有半天的时间，肉中有笋味，笋中有肉味，跟三鲜汤一样属于上等的招待菜。

竹子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与竹子沾边，人们就会满心欢喜。挑着盛满谷子的箩筐，扁担蓄着张力；轻点竹篙，竹筏开拔如离弦之箭；摇篮、竹篾席，凉爽亲肤，悠然入梦；竹筒墨香，竹丝管弦……远去了的岁月，竹影憧憧。吃竹、用竹，或者赏竹、咏竹，有竹的日子让人心里踏实。